

比较宗学丛书 游斌 主编

比较神学

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

Comparative Theology: Deep Learning Across Religious Borders

【美】弗朗西斯·克鲁尼 著
聂建松 等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比较宗学丛书 游斌 主编

比较神学

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

Comparative Theology: Deep Learning Across Religious Borders

【美】弗朗西斯·克鲁尼 著
聂建松 等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神学: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美]克鲁尼著;聂建松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3

ISBN 978-7-80254-810-7

I. ①比...II. ①克...②聂...III. ①神学-对比研究 IV. ①B97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334号

比较神学

——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

[美]弗朗西斯·克鲁尼 著

聂建松 等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250千字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810-7

定 价: 30.00元

Series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比较经学丛书

Editor - in - Chief

主编

YOU Bin

游 斌

Academic Committee (in alphabetical order)

学术委员会

CHEN Lai, Tsinghua University	陈 来	清华大学
Francis CLOONEY, Harvard University	弗兰西斯·克鲁尼	哈佛大学
Catherine CORNILLE, Boston College	凯瑟琳·柯妮	波士顿学院
David 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大卫·福特	剑桥大学
FU Youde, Shandong University	傅有德	山东大学
HUANG Yong, Kutztown University	黄 勇	库兹城大学
JIANG Jianyong,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蒋坚永	国家宗教局
LAI Pan Chiu,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
Jason LAM, Institute of Sino - Christian Studies Hong Kong	林子淳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LEE Archi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李炽昌	香港中文大学
Peter OCHS, Virginia University	彼得·奥克斯	弗吉尼亚大学
TU Weiming, Peking University	杜维明	北京大学
Szekar WAN,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温司卡	南卫理公会大学
YANG Huil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Daniel YEUNG, Institute of Sino - Christian Studies Hong Kong	杨熙楠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YOU B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学
ZHANG Zhigang, Peking University	张志刚	北京大学
ZHUO Xip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 游 斌

顾名思义,所谓“经学”,即指关于“经”的学问。在前现代的文化体系中,经学是人文学术的总称,甚至将“学问、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冶作一炉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就是经学”。进入现代性之后,“经学”不再是总揽天下的学问,尤其在当今文化多样性和相对化的背景之下,“经学”已不可能是单数,而必然呈现为复数,不同宗教或文化中的经典及其诠释传统被置于相互观照、彼此释读的处境之中。这样,“比较经学”成为应有之义。那么,在加上“比较”这一限定词后,我们对“比较经学”有怎样的期望呢?

首先,我们期望比较经学是对另一种文化或宗教的溯源性理解。“经”是一个文化的源头,传统中的许多范畴和概念都是从这些源头中汲取出来的。然而,传统常将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不言自明的,堵塞了人们通达“源头”的道路。传统甚至使这样的源头被根本遗忘了,使人们意识不到回溯源头的必要。当不同的宗教或文化相遇时,比较经学将提醒人们,既要注意到

各种当下流行的传统,但更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深入到另一个宗教的经典之中,探寻其源头活水,面对隐藏在经典之中的原创智慧。

其次,我们期望比较经学是一种“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文化多样性这一事实不仅改变了宗教间的关系,而且也在深层次上决定着每一个宗教的内部本质。比较经学期望,在承认文化多样性与坚持自身传统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每一种传统都得到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地保持多样性;同时,多种宗教的共存对每一种宗教来说都不是威胁,而是祝福。通过比较经学的实践,人们能从新的问题意识、洞察力出发,重新省察自身的传统。它鼓励人们在委身于自身传统的同时,真诚地投入到另一种传统之中。作为一种“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它要求人们不只是在另一种传统中寻找相似或共通之处,而是跨过知识的边界,真正地进入另一个传统内部,用它自身的语言去认识它。不是因为对方与我相似而尊重它,而是因为彼此有差异才真诚地学习。用句形象的话来说:“没有佛陀,就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样的比较经学将真正地超越“宗教宽容”,因为它不是自我肯定式的容忍他人,而是在共同参与中的反思与学习。

最后,我们期望比较经学将有助于不同宗教或文化的精神自觉。比较经学可以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但它不止于“照着讲”。在面对两个甚至更多的经学传统时,它更有志于“接着讲”。也就是说,它对其他传统的“深度学习”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为了自己的传统。它是在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之下,一种兼具责任和创意的相处之道:既以创造性的眼光对待其他伟大

的传统,又对自己的传统负责,立志于使之得以现代转化。它将各样的古老经典及其解释传统置放在一起,提炼出不同思想谱系的奠基性“元问题”,并将它们加以批判性整合,目的在于实现新条件下自我的精神自觉。在此意义上,各样的“经”及经学都只是思想资源,将它们加以比较性的互读互释,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智慧,是信仰在新条件下寻求新的理解。

所以,比较经学的意义是多层次的,它可以属于一般的人文学领域。也就是说,它通过把某个经学传统与另一个进行比较,来扩展研究者的视野,使人们能够超越单一宗教的经学传统的界限,去考察不同宗教或文化的经学传统的潮流和运动,并认识经学与其他人类知性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简言之,它通过一个以上的经学视野来进行经典研究,并研究经学与其他知识间的关系。

但是,由于比较经学所具备的“接着讲”的志向,即立志于为某一特定传统实现它在多元的现代文化处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它也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神学或哲学。也就是说,比较经学不只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宗教的经典传统,不只是为了“跨信仰的对话”,而是为了在其他宗教的经典传统中找到有益于某特定传统,或是基督教,或是佛教、道教或儒学,的现代转化的资源。它既植根于某特定传统,目的又是服务于那个特定传统。只不过在当代的多元宗教处境下,它采取了与其他宗教经典传统相比较而获得新资源的方式。在表现形式上,这样的比较经学出入于两种经典传统之间,它一方面对其中一者有深度委身,另一方面又真诚地投入到另一个宗教的经典传统之内。它通过跨越宗教边界的深度学习,来发现、重建或强化

某一宗教传统在现代处境下重释经典、建构思想的能力。

也许,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对比比较经学做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它可以是一个学科领域,即通过两个甚至更多的经学视野来进行经典研究,并探讨经学与其他知识体系间的关系。它可以是一种学术方法,能够被各种宗教用来丰富和发展自身,有基督教的比较经学、佛教的比较经学、儒家的比较经学等等。它可以是一种理念,代表多元宗教之间兼具责任与创意的相处之道。它可以是一种实践,不同传统的经典被带到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开放给前所未遇的其他传统。它也可以是一种“后实践”的形而上学,对经典之间的互读互释的可能性进行先验的考察。

比较经学所具备的多重面相,决定了它是开放的、反思的和实验的。我们期待各方贤士的批评与参与。

致中国读者

几年前,我在1998年出版的《为一切上帝之子的印度智慧》(*Hindu Wisdom for All God's Children*)一书有了中文版本(中文版名称为《印度智慧》),而现在让我既高兴又荣幸的是,我的《比较神学》一书也将以中文发行,能让一个很庞大的、重要的读者群来阅读。

我相信我的中国读者会理解这本书的理念和问题的由来,以及这本书的信息和内容被应用到中文环境中的方式。《比较神学》一书并不是写给每一个人的,它只是我的一些观念和理念,包括对我所归属的文化和宗教的看法,以及我对研究对象的想法。我是一个美国基督徒,透过对印度的印度教的研究来写下这本书的,而我的智慧,虽只有这些,但是越过了美国和基督教的环境去思考印度和印度教的环境。我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纽约,在天主教环境中长大,其时代和地域都与中国不同,从文化上和宗教上都是如此。而就本书而言,它虽有着一种广泛的诉求,但它处理

的是在当代西方和我们现今大学中的宗教研究问题。中国教育机构中的学者和学生面临的挑战虽然类似,但绝不相同。

臆测《比较神学》将会完美地适合中国读者是不明智的,即便是一个优秀的译本。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体,她有着自己接受外来文化、哲学和宗教理念的历史。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有着它们自己的深刻性和完整性,并且需要被视为与基督教和印度教、印度和西方相当不同的,但同等重要的传统。我从印度教中学到的内容会不同于今日中国读者从印度教中学到的。所以,读者应当准备好去思考我这些关于中国语境的话,去质询我的比较神学研究模式是否会对如今的中国起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

这种动力既要是历史的关注,也要有个人的思考。我在本书的第一章解释过了。中国在与外来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交流的方面,有着很长的历史。一位道士或者儒生,透过本书,没有什么理由不去思考中国从佛教身上所学到的内容,从印度起源的默想修行中学到的内容,以及从几个世纪以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来访者身上学到的内容。虽然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总是让人高兴的,但是读者们或许该反思一下与传教士学者的相遇,譬如耶稣会士利玛窦以及他的那些16至18世纪同工们。

在过去就有过跨越文化和宗教边界的学习,虽然不完美,但却很有价值,并且我们应当在今日延续下去。这种学习会是充满思考的,是一种自我审查式的磨炼。进而,我希

望《比较神学》的读者们会去质询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成长环境,如果可能的话,质询他们自己的生活哲学,以及在21世纪的中国他自身的一系列价值。如果读者能在这方向上思考,才可能获得有益的比较神学的方法和成果,并用细节和例子来增补这种适合今日中国的、新的比较神学。

我知道,对于很多如今的中国读者而言,我在第一章用的“神学”一词是成问题的。有人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常用的词,在中国,这个词不如“文化”、“哲学”、“宗教”等其它术语那么好用。在另外一方面,我请我的读者努力并持续的思考“神学”一词,因为这个词中或许有某些东西能够对如今的中国有些价值,有些好的和实用的东西是“哲学”一类无法传达的。因为我不相信“神学”必须是“基督教的神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神学是一种绊脚石和心结,那么即便这个词对我很重要且不可或缺,我也无法反对读者考虑用一些相关的术语,比如“比较研究”或是“跨文化研究”,等等。

但是我有信心,通过本篇译作,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正在开启,并且我也感谢游斌教授以及那些从事这本书翻译的人们。无论我们属于何种宗教、语言或者文化,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都被赋予了几乎相同的理性和情感天赋,即便几千年来文化发展已经让文化变得彼此不同,甚至于都很独特;我们都需要面对宗教、哲学和伦理上的多元性。它们是从别处而来,但是又成为我们自身文化中的一部分;未来定将是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互

动的、一个更小的世界，同时我们的理念和观念将会不断地被翻译和传达给他者。

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现在有一个中文译本。但是我会更加高兴地听到有年轻的中国学者，能回应并根据我的作品，写下适合今日中国的比较神学和哲学，希望他们的作品不仅能够有中文的版本，也能被翻译为世界所阅读。

弗朗西斯·哈维尔·克鲁尼

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献给我的那些学生

从加德满都直至现在

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去教学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腓立比书》四章 8 至 9 节

凡能愉悦他的属民的形式,就是他的形式;

凡能愉悦他的属民的名号,就是他的名号;

凡能愉悦他的永不停息进行默想的属民的方式,就是他的方式,他就是那位手持铁饼的神。

——婆义恺·额尔瓦,《慕透·提鲁瓦塔提》(*Mutal Tiruvantati*)
之 44 篇^①

^① 译者注:安塔提(Antati)意为“花环”,是一种类似中国“回文”的文体。

前言与致谢

我很感激哈佛神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08年秋天阅读了我的整本手稿，并给了我一些反馈意见。我要特别感谢布莱德·班农，约书亚·达内舒夫沃兹，艾尔·戈登，保罗·尼古拉斯，李·斯普里格斯以及阿克塞尔·塔卡斯，感谢他们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也特别感谢乔什为本书做了索引。同样的，我要感谢耶稣会士阿尔伯特·巴格斯·拉赫桑那和来自波士顿大学的格伦·威利斯，他们给了我非常有用的建议。2009年冬天，克劳斯·范·斯托什教授（来自德国的帕德伯恩）在哈佛神学院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访问，给了我一些神学上和哲学上的有益建议。2009年6月，由亨利·鲁斯基金会发起的关于宗教多元主义神学与比较神学的美国宗教学术研讨会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举行，与会学者给了我一些建议，让我受益匪浅。那次宗教会议在纽约联合神学院举行。感谢约翰·马可伦斯基，我长期以来在波士顿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他建议我给本书加上

一个拓展性的副标题。

我也感谢美国天主教神学协会的许可,使我可以转载我在2003年美国天主教神学协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作为本书的第六章。感谢奥比斯出版社的许可,使我可以重印我的文章《多间住所:多元宗教归属与基督徒身份》(Many Mansions: 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and Christian Identity),作为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的所有原文翻译是由我自己根据标准版本的原始泰米尔语和梵语资料完成的。

写一本介绍性的书需要有一种意愿,用宽泛的术语概括和解释一门学科,不评论任何见解。这要比专业的工作更难,尤其是当试图揭示我自己研究的范围和还未清晰的边界时。现在回头看这一成果,它似乎已经是一个有价值的锻炼了,因此我很感谢威利·布莱克威尔(Wiley - Blackwell)出版社神学和宗教研究方面的资深责任主编丽贝卡·哈金能够邀请我写这本书。

从事这个研究领域的时间越久,我越能意识到我所写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阅读,他们想要通过阅读做些什么。在一个我们自己的信仰总是处于许多宗教之间的世界里,比较神学的未来在于那些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从自己的术语去建构、去实践神学(一种寻求理解的信仰)的读者们。我总是依赖我的学生来理解我在比较神学方面的特殊、奇特的尝试,所以正是他们让我致力于这本小书的写作。我对作为读者的你们也同样寄予厚望,希望通过你们的思考和尝试推进这个领域,超越我目前所作的工

作。

前言中的献给读者的经文,正是指的引这条道路的明灯。《腓立比书》的翻译来自新修订的标准版《圣经》。慕透·提鲁瓦塔提 (*Mutal Tiruvantati*) 之 44 篇则是我自己所译。

目 录

总 序 游 斌 / 1

致中国读者 / 5

献给我的那些学生 / 9

前言与致谢 / 10

第一部分 出发点

第一章 宗教多样性和比较神学 / 2

我们身边的多样性 / 3

我们内部的多样性 / 6

比较神学作为对 21 世纪宗教多样性的一种回应 / 7

比较神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 / 8

比较神学与学术的宗教研究 / 11

比较神学与跨宗教对话 / 13

比较神学和诸宗教神学(Theology of Religions) / 14